

歐陽全集

百五十七

簡

類	漢書門	10215		
號		315	48	
函		44	33	
架		9		
冊		44		

內閣文庫	漢書	10215	
架		9	
冊		44	
函		44	
號		315	48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4 (33)
函號	315 48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五

簡四十七首

淺草文庫

與謝舍人絳字希深三首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

與曾舍人鞏字子固二首

與蘇編禮海字明允五首

與費縣蘇殿丞二首 與澠池徐宰無黨六首

與焦殿丞千之十六首

與王主簿回字深甫三首

與姚編禮闕字子張二首



與王幾道復

答孔嗣宗字伯紹二首

與尹材

與蔡交

答曾舍人鞏字子固二首

與謝舍人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文以多故少便不果拜
狀春暄尊候萬福省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
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
柰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觀此何
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
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

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
日日與師曾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
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
不宣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
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
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
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
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爲窮人主人腰

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徃徃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莫及也豈騎立之神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

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况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願企願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

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

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某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

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下文行
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
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
今別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
出爾謚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
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日夕來體
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
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為
善也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効應且專服千
萬精密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劬也亦不煩
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既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快快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田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懇尺出關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無黨 皇祐 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瞻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 至和 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擗踊五内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
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
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
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
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
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
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

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
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
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無欲弟居監中
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于此
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
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某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疑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

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尊書承蒞官進學無恙甚以為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又當收節使簡重嚴

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
誠碌碌然期必有為而自効士大夫尤責者深是待
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
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
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怏怏若足下素所自待與
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
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
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

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
為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
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討
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
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
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
白胡先生知為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

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度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為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慙及慙及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祗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

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群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為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臍邪秋後慎生
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叅假便有人
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
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
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
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
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

其効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
藥物亦當商權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
舍中見狼藉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
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
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衮衮度
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

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
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
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
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僉出示及
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

遠頃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
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論行期甚迫
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
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
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
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
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
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

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述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食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度幾可坐也無他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頌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

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朞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回字深甫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賴上恩幅巾與二三君往來出閭閻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度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
敷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闈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入使又不欲煩煩郡中借人所以
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
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况是富公作
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
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
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况更有鐵

毫_石言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况此乎然而不失為
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
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
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
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
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
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
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
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嚴事
正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文必見凡有
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文見吾子之誠爾禮
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
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
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
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
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

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
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
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彥國去
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
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
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
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
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

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切切於筆墨加察加
察其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
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
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
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
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

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
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况清休范公
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
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
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
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
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
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

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
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
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違和
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
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
餘在別紙某白 見諭乞頰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
靜為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
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
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
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搢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
方群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
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
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論也某亦有
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
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推而論也自去

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頰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頰他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六

簡三十六首

與丁學士寶臣字元珍三首

答郭刑部輔

與朱職方處約

與蔡省副

與王發運鼎字寶臣二首

與馬運判道

答韓欽聖宗彥

答李學士

與王學士二首

答張學士四首

答陸學士經字子履三首

與刁學士約

答連職方庶字君錫五首

答連郎中庠字元禮二首

答丘寺丞

答韓宗彥

答黎宗孟醇

與裴如晦煜

答杜植二首

與裴學士煜字如晦

與趙學士彥若字元考

與丁學士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便
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當
遠用邁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
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
若此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

歸鄉恐趣塋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他年耳忽偶
黃莘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
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 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
書問亦不能時致共勤其為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
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
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矧此而遠去然
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
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况在佳婿此

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
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
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
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
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
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
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
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

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輔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遽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
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
常爲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
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爲之已不勝其
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吾無一二
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
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嘉祐五年

其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復休勝陳誥寺丞
佳士也會在滌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
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
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
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
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
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鼎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
出貢院為群士誼詬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
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
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
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
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
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
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

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
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
失斯人爲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
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尤精多荷
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
遽中不予細

與馬運判遵 皇祐二年

某啓又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
疲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
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尊書伏
承署事以來當此初寒體况清福實以爲慰也外補
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
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
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 十
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
附上新甘竒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
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
談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嚮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聞先此為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親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孿搯為醫者俾服四生

九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為孽攻注願頷間結核咽喉
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
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
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
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冲
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為懇

又嘉祐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
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
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

嘗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
手莫罄鄙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
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
知卽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
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
千萬為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
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
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
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
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
徃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
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
為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况
冲裕其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
榮幸之愧無以為諭第久疾累年頗難減損然得此
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
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
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
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

之意愚當與賴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
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
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咨
啓

答連職方庶字君錫

天聖巾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別伏想體中佳好近
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洎任進來
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邈然

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
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奈六情底滯不
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
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
傳寫者迨使中山兔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
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忝仰賴良交時賜
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
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崦歲且晏平居寡徒
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
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
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
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
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况竊祿甚厚於
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爲君錫道此
盛寒多愛

又熙寧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二詢
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

有壽於無涯其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
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决第思場屋之游四十
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
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適盡寒
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
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
辱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
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高賢遠職早能超出塵累宜享

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陟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賴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枉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竒事有望有望亂道思賴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喙

答連郎中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都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慙悚慙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爲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躡鮓等皆飲酒具獨

患累日苦日昏未能近孟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
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
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 本卷前有答韓
欽聖二幅即宗彥也誤真此

某啓專人等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
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
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
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

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閑適遂
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
被嚴召未聞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
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
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
足動懷豈宜輕為去就許昌避介至毫又陳曹為梗
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
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

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惟不惟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煜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煩動人耳目惟靜處聽聞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廿四日

答杜植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

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
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
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尊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
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
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
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
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
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媿聊茲爲

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藁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
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
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
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柰何
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
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

之

與蔡省副 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啓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醜宿來動履想佳然中
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
用故事也適得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
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冲卿
能往否此不敢強閑及之

又 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知與冲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
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

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
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
言試為一闕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名煜字如晦 嘉祐八年以秘閣校

理如閩州 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
尋書承經寒體氣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
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
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
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

飲已暮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彥若字元考熙寧年

修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七

簡五十三首

與薛少卿公期二十首

與陳比部力七首
與馬謩作七首

與顏直講長道九首
與梁直講

與直講都官
與曾學士

與王補之
與謝景初

論徐嶠稱弟子帖
與修史學士三首

與人

與薛少卿公期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久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柑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爲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踈絕於理固然昨日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爲况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閩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爲况皆如嘗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

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為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此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此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為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侯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

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年某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他為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

入國史公集卷之三
三
阻行計猶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
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其不往公
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
無慘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
祝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又不奉問遞中
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爲
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屏奉告作鞍
蓋爲鄙人晒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
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
保重

又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體
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
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見姝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
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
入爲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

警言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剗添一鋪不知
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
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
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
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
及幸告批示草辭九方專令容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平治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

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爲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
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爲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
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爲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
無謫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
腳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
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平治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
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
熱疾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

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岸案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日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皇祐平治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為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

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嚮秋幸且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群口籍籍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卧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平治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

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
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
悰病日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
因風時枉問

又 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
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
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
此公私事叢又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
遏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整人還謹布一

二深寒多愛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
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
眷各安某此内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
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二劑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
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叙病中不悉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
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

間與利趨公事日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郤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為祝

又

熙寧三年此帖又載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親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某然欲遂為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二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

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賴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迺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况清裕貴眷各安甚
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
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目足
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
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爲微倖之愧感
激而已承羨替有期冬末行舟淮潁當得一會面但
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
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閑門庶事之力又值雪寒難於舉
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
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
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
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日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領企乍至都下人
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
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
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

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人齋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嚮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 嘉祐平治間

承有家計賢妹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衰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七月

又 嘉祐平治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竒多荷多荷藏之他為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 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竒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

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
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
煩毒其將柰何頗勞問念多感多感其再拜 住娘
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平治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
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
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其再拜

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
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
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
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為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
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
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

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又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毫蓋去潁近便於歸計也未知何如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心求安為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嚮寒千萬保愛不宣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嘉祐中

書而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亨福惟餘餘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抱區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

月十九日

寄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

又熙寧元年

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為爾必以冰凍賫致未得也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贖豈勝玆荷兼審新春

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
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其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
可否未間難為期約續各報尚寒慎愛不宣某
手啓知縣著作足下李集已領泉味皆佳
然大祗東州水片直瀆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為貴爾

又

某啓病瘁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蒞齊城
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
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 病日多書字不得不
罪不罪

又 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
以閑要為計某至穎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
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 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
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
富麗之作老病無惊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

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長道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况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况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毫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况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為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為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况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悵爾董君到必為言也

又 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

况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日益
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賴爲便
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 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
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
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踈但欽渴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
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

得閒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
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
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
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
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
一漸暖加嗇

又 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鳧繹
先生一有字集爲示某自少時常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
全編不意茲時頓飢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

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
漿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
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閑冀漸調養爾兩日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
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為庸人
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
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為况多佳某自蒙恩許其春
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閑人事少
勞而舊苦日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彙未經一二
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如宜
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
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
舍具道群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况燕譚
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耗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 熙寧元年

某啓自離亳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辭
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士俗深厚歲豐盜訟
亦稀甚爲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
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玆
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 正月九日

與魯學士 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昨書尺其爲愧荷可勝
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復清福某去蔡咫尺以
病足爲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

皇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爲謝

與王補之 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
和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
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
苟祿偷安甚爲幸也欵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 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爲政外奉親萬福
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爲學惟喜睡爾足
下爲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爲寄春寒保

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
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
邑忝竊弥深便即祇命未由預謁瞻望山門但增
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玃重不宣弟子徐嶠

和南

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願遂當祇詣曾不
為言其如清宴佳宿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
徐嶠筆法何用於閣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

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
此弊事惟在賢者為之禮曰君子動而為世法然則
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
弟甚可愛也雄漠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

察試察之下尚隱隱有字漫滅不可讀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嘉祐三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
只為更名與郊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他更
有易名者偶不徒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
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

外題簡呈
修史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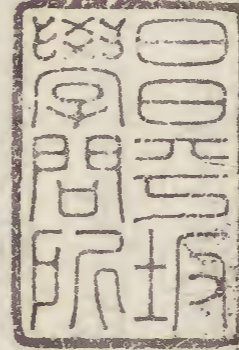
右三篇見秀峰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叔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容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脊舊敢然悚惕悚惕公議難過亨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七



皇太子御親筆

九

